

西街華英路京南海上

(司品六食即三)部市門社產農樂三

口路京南街新大海上

(店部分門市產樂即三)齋葶野新

時同店兩

送 贈

(一)羅漢菜月刊

提倡國民生計，指示人生修養究竟，研究事業成敗，與住宅澈底安危，是人人不可不讀之雜誌，每月贈送三千冊，凡向二店購貨滿壹元者，皆得贈閱一冊，外埠定閱全年連郵費八角。

(二)瘧疾痢疾腹瀉腹痛

聖藥阿魏丸

聶雲台先生發明，靈效無比，常年預備，藥方隨藥附贈，面索即奉。

(三)資本主義

濱本法師著，以各人本有之資本，列列提出，以巧妙之文辭，說罕有之希文，三復讀之，自能不愁失業，不憂困窮，轉貧為富，易如反掌焉，面索即奉，以贈完為限。

(四)冥丁凡四訓

尤惜陰先生註解，為改造命運之奇書，面索即贈。

(五)佛化法味

兩書均係尤惜陰先生編著，為指示人生澈底修養

(六)佛化談因

之要書，面索即贈。

古來無量數人衆 大都被氣數所拘 自己作不得主張 惟大善之人 氣數拘他不得
所謂至人有造命訣也 了凡四訓 舉世皆知爲改造命運之寶典 有大福分人 一
得此書 自能悉心莊誦 百讀不厭 堅立大願 由解起行 於是轉病爲健 轉夭爲
壽 轉窮爲達 轉罪爲福 轉凡爲聖 以之淑身 盡人可以成聖
世可以消災障 此自度度人之廣方便門也 此編印刷精良 注解
仁者見仁 立己立羣之道在乎此 超生出生死之道亦寓乎此 世有
過 有學問人 有志氣人 有作爲人 有澄清宇宙普利羣生宏願
莫不歡喜讚揚 逢人勸策 此書之真價值 可見一斑矣

中華民國十一年秋

尤
表
了
凡
先
生
家
庭
四
訓

重印^尤袁了凡先生四訓十萬册芳名

以認印先後為次序

中記五萬册 覺記五千册 樂記五千册 義豐紗號壹千册 長興花號五千册 長豐
 花號壹千册 申新九廠五千册 合康花紗號五千册 三和染織廠二千册 寶善堂二
 千册 承德堂承餘堂五千册 顧振亞五百册 合豐企業公司五千册 心記二千册
 熊記二千册 毅記壹千五百册 麗新協新三千册

敬為出資及讀誦受持展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滅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飢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樂中印經書會謹祝

集註者 尤雪行居士

鑒定者 印光法師

中華書局上海支店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新野葶薺 (即三樂農產社門市部分店)

三樂農產社門市部

本書贈送處

- (一) 上海福州路 河南路口
- (二) 香港皇后大道
- (三) 上海大新街 南京路口
- (四) 上海南京路 英華街西

印刷者 藏版處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印光法師序

聖賢之道唯誠與明。聖狂之分在乎一念。聖罔念也。

逐妄

則作狂。狂克念也。

自制

則作聖。其操也。

操守

縱也。

得失之象。喻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可不勉力操持。而稍生縱任也。須知誠之一字。

乃聖凡同具。一如之謂如。

不二之真心。明之一字。乃存養省察。從凡至聖之達道。然在凡夫地。

普通人所處庸常之地位

日用之間。萬境交集。一不覺察。

自己偶失檢點也

難免種種違理情想。瞥爾而生。

貪瞋癡妄等邪念忽然發動也

此想既生。則真心遂受鋼蔽。

如金生鏽。如鏡蒙塵。一片天真。遂為人所蔽。

而凡所作為。咸失其中正矣。

不加一番切實工夫。克除淨盡。則愈趨愈下。莫知底極。

言若不及早省察。改過自新。則積過愈多。陷溺愈深矣。

徒具作聖之心。

言辜負本具之天真

永淪墮淪言。

下愚之隊。可不哀哉。然作聖不難。在自明其明德。

明德指在聖不加在凡。不減人人本具。照耀天地之真心。

欲明其明德。須從格物。

物物欲格格正。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之謂致知。任昏散之謂下手。

倘人欲之物。不能極力格除。則本

有真知。決難徹底顯現。欲令真知顯現。當於日用云為常起覺照。不使一切違理情想。暫萌於

心。如此則庶乎處暗室無虧履平地。若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不驚。

常使其心虛明洞徹。如鏡當臺。隨境映現。但照前境。不隨境轉。妍

媸自彼於我。何干。來不豫計。去不留戀。若或違理情想。稍有萌動。即當嚴以攻治。剷除令盡。如

與賊軍對敵。不但不使侵我封疆。尚須斬將奪旗。剷滅餘黨。其制軍之法。必須嚴以自治。毋怠

毋荒克己復禮主敬存誠其器仗須用顏子之四勿

顏淵善用克己工夫恪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聖訓

曾子之三

曾子善用返省工夫每日以為謀不忠交友不信傳授不習三者密密在心上勘驗去

蘧伯玉衛大夫春秋時人名蘧字伯玉年二十已始行返省工夫逐日如

善常見前非至五十歲時猶追咎四十九年之非

之寡過知非加以戰戰兢兢

戒慎恐懼狀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與之

之指私欲即上文所言之

達理情想相對察之意

則軍威遠振賊黨寒心

承上比喻之義此行文上前後照應法也

懼懼也

滅種之極戮冀沾安撫之

洪恩從茲相率投降歸順至化

儘量形容足上語意

盡革先心

痛除前非意

聿

遂也有回心轉業之義

修厥德指人人本具之明德將不出

戶兵不血刃舉寇仇

指七情六慾種種妄念也

皆為赤子

指真心即明德也

即叛逆悉作良民

正喻夾寫語意同上

上行下效一修一切皆修意

率土地也

清寧不動干戈坐致太平矣

罪性本空放下便了

如上所說則由格物而致知過而覺照由致知而

克明明德因覺照而回復本具真心照曜天地之本能

誠言至誠無偽天然之性德

明言克復已極心光徹現之修德

一致即凡成聖矣其或根器陋劣言

障深重之鈍根衆生

未能收效當效趙閱道

名并宋衢州西安人景祐初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時稱鐵面御史游宦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合郡晏然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諡清獻為人長

厚存養功深日間所為事每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晚年學道有得臨終與後人訣別神致不亂安坐而歿有趙清獻集刊行於世

日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帝不敢告者即不

敢為袁了凡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俾造物不能獨擅

獨作主張

其權受持功過

受持依法修持也功過格一書規定一切善惡行為應得功過數量先賢如周濂溪朱晦菴邵堯夫及韓魏公蘇文忠公格俱受持此格信受奉行立功當代馳譽千秋此書流通甚廣坊間易覓即如上海城內邑廟後翼化堂書坊亦有出售書

價連運費六分

凡舉心動念及所言所行善惡纖悉皆記以期善日增而惡日減初則善惡參雜久則

唯善無惡。故能轉無福爲有福。轉不壽爲長壽。轉無子孫爲多子孫。現生優入聖賢之域。報盡

吾人現生無論貧富貴賤。智愚榮辱等等。無非夙業所驅。緣熟斯來。報盡便休。人身難得。易失若不急趁命光未遷。謝時勤修善業。以自救拔。倘一墮落。設欲再得人身。不知經歷幾何年月矣。如之何不懼高登極樂之鄉。

不爲命數所拘。不爲夙業所縛。永謝沉淪。苦趣安住。寂光聖境。非大修行人大解脫人。烏能致此。到此地位。一切世福無與比。倫稱之曰極樂。豈夸辭哉。行爲世則言爲世法。此大聖賢言行自尋常人觀之。方以

爲高。不可攀。自法門中了義言之如是。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可自輕而退屈。能是然則自暴自棄者實等於自

殺耳。或問格物乃窮盡天下事物之理。致知乃推極吾之知識。必使一一曉了。也何得以人欲爲

物。真知爲知。克治顯現。此指去妄克欲之內功。如將鋪鐵打磨而使神彩煥發也。爲格致乎。答曰。誠與明德皆約自心之本體而

言。誠卽惟真無妄之性。德明德卽一真湛然之心體。名雖有二體。本唯一也。知與意心兼約自心之體用而言。實則卽三而

一也。格致誠正明。此指明明德之明與誠明之明。五者皆約閑。防範也。邪存誠返。妄歸真而言。其檢點省察造詣工

夫。造詣全神灌注。不到不罷意。明爲總綱。格致誠正乃別目。耳修身正心誠意致知皆所以明明德也。倘自心

本有之真知爲物欲所蔽。則意不誠而心不正矣。若能格而除之。則是慧風掃蕩障雲。盡心月

孤圓朗中天矣。此聖人示人從泛至切。從疏至親之決定次序也。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俾吾

心知識悉皆明了。方能誠意者。則唯博覽羣書。偏游天下之人。方能誠意正心。以明其明德。未

能博覽閱歷者。縱有純厚天資。於誠意正心皆無其分。況其下焉者哉。有是理乎。然不深窮理

之士。窮乃追尋究竟。與無知無識之人。若聞理性。多皆高推聖境。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直窮到底之意。

而已矣。自處凡愚。狂夫欺慢如何有入道因緣。多衆自疑竟忘却本來面目。不肯奮發。勉勵遵循。從事若告以過去現在未來三世

因果。或善或惡。各有其報。報應通三世。現在時期為至暫過去未來時期則甚長。藏經中所載因果報應之事。往往有經多生多劫而酬債夙債者。身口意三所作諸善。諸不善業緣熟時。至一一自食其報。

報盡。方休。衆生障重。慾深。味却。本明。遂妄造孽。紛紛擾擾。無時無處不在。迷境處。火坑而不覺。遇怨對而不知。千秋長夜。萬劫沉淪。可憐亦可悲已。則必畏惡果。而斷惡。因修善。因而冀

善果。善惡不出身口意三。身口意三業。簡言之。各各都能為十善業及相反之十不善業。詳大乘戒律中之十善業。道經此經。揚州藏經院印行。可向各地佛經流通處請閱。既知因果

自可防護。身口洗心滌慮。雖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對帝天。暗室人目不見之地。漏隱處也。言君子戒謹恐懼。雖處暗室中。覺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常若有多人監視。然不敢稍萌匪鄙之心。匪同非。不合理也。鄙同醜。不榮譽也。以自干罪戾也已。干犯也。戾罪過也。言不敢存明明在上。鑒察不爽。意不敢稍萌匪鄙之心。鄙同醜。不榮譽也。

從此大覺世尊。大覺究竟真空。實相澈底。盡源更無遮障之謂。凡夫不覺悟。聲聞自覺不覺他。菩薩自覺亦覺他。但功行未圓。滿惟諸佛如來自覺覺他。皆圓滿。故獨稱之為大覺世尊。乃佛之尊號。以佛具足萬德。為一切

世界所尊奉。普令一切上中下根。歷及分等意。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然狂者畏其拘束。謂故曰世尊。

為著相。言不解脫。愚者防己愧怍。謂為渺茫。此兩等人所持託辭其實皆回護己短之一種解嘲語也。除此二種人。有誰不信受。人惟

知愧恥耳。知愧便不敢遂過。知恥便不敢因循。有愧恥心。即為其人入道因緣。故夢東云。夢東禪師為前清乾嘉間法門第一人。師本禪門宗匠。而救世願廣。弘揚淨宗。甚力。晚年退修直隸懷柔縣紅螺山資福寺。蓮風大扇。遐

邇。向化道俗。歸心迄今。淨因廣植。法門中咸推紅螺寺為中國黃河以北第一念佛道場。有徵悟禪師語錄。刊行於世。言金石字字。卒尼今日方便攝心之化流。布益廣師之宏法功德。無有限量矣。善談心性者。必不

棄離於因果。過去所造為因。現在所受為果。現在所造為因。未來所受為果。苦樂因果。皆由自心之所感。十方三際一切事相。無一不發生於警爾妄動之生滅心中。亦無不消除於本來清淨之真如心中。一毫端上。納盡華

藏世界事相無量無一而非因果無量因果無一而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夫心性徹悟禪師語錄暢論一切衆生受生十界因緣即發軔於念頭動處至論玄義開卷了然此理勢所必然也須知從凡夫地乃至圓證佛果悉不出因果之外有不信因果

者皆自棄其善因善果而常造惡因常受惡果經塵點劫劫最長時間也一千六百八十年為一小劫

二中劫曰住劫歷第三中劫曰壞劫歷第四輪轉惡道衆生以善惡業力輪迴六道一天道二人道三阿修羅道末由

出離之流也哀哉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返省克念俾吾心本具之明德不致埋沒親得受

用耳但人由不知因果每每肆意縱情縱畢生讀之亦止學其詞章不以希聖希賢為事希希

步意因茲當面錯過袁了凡先生訓子四篇文理俱暢豁人心目豁頓然讀之自有欣欣向榮

指心地上一片生機亟欲取法之勢洵淑世淑善也言此書具改善世道人心之偉力也良謨也良謨猶言善法也永嘉即浙江溫州周羣錚居士發

願流通祈予為序因撮取僅舉大要也聖賢克己戰勝私欲之謂即孔氏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修省工夫復禮回復恭敬謙抑之道恭敬可謂之為無形之禮服

閑邪防閑邪念使勿踰越範存誠存保持勿失之意也之意以塞其責云

擬寒山詩(一)

梅村

有錢父母死。子孫純是爭。無錢父母死。子孫純是哭。此語非無稽。時常經耳目。着甚麼由來。抵死去積蓄。石崇在地下。飢餓去求食。范丹怪問云。君富胡亦乞。答言我來時。一些拏不得。此雖是寓言。其理卻真實。葛繁辦好心。日行利人事。念念在利人。此心與天契。生爲陰司重。死踏蓮花地。勸君學葛繁。利他亦自利。行也行方便。坐也行方便。諸聖尋常察。上天自然見。不錫之以福。卽加之以算。還有好因緣。在於你後面。

舊序

逸名

文有懸也馬上也筆立就功也傾瀉如瓶出而出又復至精至妙者韓文公唐韓愈祭十二郎文二十

郎名未詳愈之姪厚謹純明愈目為克家良子及卒愈為文祭之為祭文中千秋絕調選入古文讀本中是也文有久已脫稿日改月更千錘打紅鐵做成器曰錘百鍊至

數十年而始為定本者歐陽文忠公宋歐陽修瀧岡阡表瀧音雙瀧岡在江西永豐縣其先人墓地阡墓道也表表揚先德之文從太夫人口中敘述前德意真詞切字

字血淚為墓誌中至文亦選入古文讀本中是也袁了凡先生以韓愈韓愈歐陽修之筆具韓宋韓琦有將才歷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當時邊

人有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琦天資忠樸識量英偉決大策安宋范仲淹每社稷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為無不濟澤及黎民威震國外封魏國公故皆稱韓魏公有安陽集刊行於世范感激論天下

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受其感化競尚氣節守邊數年號令嚴明愛撫士卒羌人夏人交相畏憚以為此人腹中有數萬甲兵後參知政事裁削倖濫考覈嚴厲政海一清為人內剛外和為秀外時以天下為己任嘗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為言生平尤樂善好施置義田以贍族人卒諡文正有丹陽集行世之才將其生平所得著此四訓訓子文四一為立命之學二為改過之法三為積善之方四為謙德之效以

數十年修身治性日新月盛之閱歷體驗躬行踐實之意又加數十年字鍛句煉之潤飾鍛煉改造也故

其文精深而博大其理中正而精微改過積善兩篇是正文改過之法發揮有逐層推闡意諸惡莫作

積善之方細講眾善奉行立命之學是現身說法略如法華經觀音普門品云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

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大將軍身得度者即現大將軍身而為說法應以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女身而為說法一切境界中有緣得度者皆即現之而為說法現身說

法為迎機利導中一篇大文惟謙者肯反躬內省回光返照自行糾察惟反己能自訟其過訟過有發露攻治意惟自訟庶最方便之一法門

庶近改過不吝。不吝含豪爽坦白意。惟改過斯善。事真切。惟善真。然後可以立命。故首從奉母命。棄舉業。

言求取科名之應試文字。習醫。國人有一學詩書二學醫之諺。以故文人學子言治生者多認學醫為捷徑。既信孔公數。淡然無求。孔乃術士。逸其名。後聽雲谷教。轉

移定數。敘起。雲谷禪師事詳見卷尾傳文中。今從略。此三段公之所謂謙則受教有地也。夫以鶴立雞羣之俊秀。肯棄

青紫如敝屣。青紫言功名也。敝屣言破草鞋也。不獨其品之高。而其孝亦可知矣。袁母命子語。宛如灑岡阡表。我

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一段語表太夫人之賢。於此亦可見矣。公之信孔公數。非漫也。含糊信

之必待試。其數纖悉皆驗。織息皆驗言微細事情都應驗也。然後深信不疑。而遂起讀書之念。何等謹慎。孔公起

數。必待其考校名數皆合。然後再卜終身。使他由目前之不爽。爽失也不爽。無一差錯也。以堅其久遠日後之

信。何等穩重。雲谷教了凡改過曰。將向來也。從前也。之相。盡情改刷。從前習氣如死。却從後日新如

重生。在公聽之。已了了。而豈常人所能領會。心中領受而會通也。故於改過之法。一篇中反覆痛切言之。傳

恥畏勇三個方法。講事理心三層難易。又恐人自謂無過可改。再將蘧伯玉改過一段。以證人

必有過。自不察耳。雲谷教了凡積善曰。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感通也。言以人心合天心也。毋將迎也。將送也。迎接也。毋將迎言

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猶言事未至。勿逆料。既往勿追憶也。毋覬覦。希冀幸求之意。數語在。了凡已盡得其旨矣。旨深意也。仍恐人不窮理。窮深究也。

自謂行持。行持含操持弗失。奉行弗怠意。豈知造孽。孽惡業也。故於積善之方篇。細論深辯之。文分三大段。段每十小

股首敘往事十條。以證因果不爽。因緣也。來由也。傳燈錄有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果由前因而得之。後果也。例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之意。其精微處詳見大藏佛說諸因緣經中及坊間流通之諸因果書中。爲後人之效法。次論精理十六層。以防冒昧。不辨究竟蒙目而前之意。承當也。擔當也。之錯路。

猶如行人錯走路道也。終標十大綱。以統領乎萬德。公自敘行持。由勉強以臻也。到自然。首誓。誓從折從言。有古人對天設誓。折矢立盟。

之意。三千善。歷十餘年而始克告竣。完全成就也。次許三千。只四年而已滿。復許萬善。止三年。而以一

事圓之。圓滿足也。可見初行似不勝其難行之。既熟自有得心應手之樂。人亦何憚而不爲哉。難也。

自孔公算余至世俗之論矣一段。先將立命一結。汝之命承上文起下六想。六思改過三小段。

餘波文雖餘尾而言。則愈緊意則愈切。六退想就宿命上教之謙德。此文以謙始以謙終而未

明提一謙字。故以謙德之效爲終篇。上半篇寫丁馮趙夏四君謙德。讀之如見其人。下半敘畏

巖不遜。遇道者改過一段。是一篇小立命道者。宛然一雲谷。畏巖何幸遇之。雲谷攝服也。淡然無

求自謙之了。凡易道者折。挫也。又直指人過失以折服意。有求自滿之畏巖難覷得準。打得重責其心氣不平。文

安得工直探驪珠。見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後人借喻謂文字之得訣竅者曰探驪珠。使其不得不服。既服而請教焉。教之轉

變積善立命。彷彿雲谷與了凡語。嗚呼。茫茫天下。茫茫闊大也。何處得逢宗匠。見袁宏三國名臣序贊『宗匠陶鈞羣才緝熙』以

宗匠之陶鑄器具喻教育人才也。如雲谷道者兩人乎。卽或遇之亦要受得起。這般辣手。庶不負善知識一片苦

心也。

善知識善說正法善識人心病因病付藥導人為善導人出苦之良師友也苦心即菩薩心等視一切普濟一切之謂

敢不勉哉。內思閑己之邪。順接日日知非

一段。以起下改過之法。一篇文字。讚歎雲谷歸結立命本題。故四訓不獨為千古名言。亦千古

妙文也。此略言其段落耳。至於言外之旨。

旨意也。言外之旨。言文中含意甚富。望讀者善於領會也。

字中之意。非言可盡。細讀之。

自會。細精細會了解

擬寒山詩(二)

梅村

善人人人喜。惡人人人惡。明知為善好。暗造惡何故。為善由於

己。善人不難做。為惡加於人。惡人未易做。

若要做好人。先須行好事。若要不怕人。休行怕人事。云何為好

事。一切有益是。云何怕人事。一切非理是。

受諸苦惱者。業由前生造。今生又不修。來世還招報。說與田舍

翁。不行也道好。說與讀書人。不信反要笑。

駿業鴻基。先人創之易。後人守之難。嘉言懿訓。賢者行之易。學者踐之難。治國平
官者談之易。爲民者見之難。雖然。今之青年。曷嘗不志大言大。恢恢乎有澄清宇宙之概。
至於無所成就者。本未立耳。了凡先生訓子四篇。誠立身守業治世之大本也。蓋其書非設
格言以期後世。乃現身說法。而以其實效示人也。苟能將其書熟讀而力行之。則命自我立。福
自我造。舉天下無難事矣。賢人君子。得此一編。拳拳服膺。由此回轉心機。平地闢登雲之路。蒙
諸社會。崎嶇唱草偃之風。勿謂手無斧柯。奈不信何。須知懲惡非大勢不能。勸善則匹夫可辦。
蓋心欲爲而頭頭是道。造之深必處處逢源。誠能嚴身作則。苦心宣揚。不費分毫。見功最巨。且
夫造福蒼生。挽回末劫。乃我人參贊化育之初行。齊家治國之至本。豈可沒沒無聞。而自暴棄
乎。況乎勸得一人爲聖賢爲菩薩者。終彼之生。所成就之善業。不可計數。所教導之無知。亦不
可計數。此皆出於啓發之君子。故其功德亦與之平等。較之僥倖於名利而不可必得者。斯爲
天壤矣。故曰法施最大。願力莫窮。諸君欲植福田。眼前脚下多是。人身難得。現境易失。普願見
者聞者。共發深心。努力前進。勿任大好機會。從眼前脚下飛過也。雪行再告。

積福歌

一清道人

歎人祇知今世財。那知財是前生福。我今說與積福人。勸世重財先積福。有福自有財。無福恐勞碌。若有一分財。定有一分福。德厚福自繇。福厚財自郁。何故奢靡人。乃以積福資。任意恣淫慾。何故驕縱人。反以積福資。倚勢欺窮獨。何故癡迷人。聚有積福資。貪財無厭足。何故慳吝人。枉有積福資。捨財如割肉。不肯積福田。願做兒孫贖。留了難帶財。撇了易帶福。臨時空手去。徒向閻君哭。吾爲世人悲。叮嚀還再囑。莫爲兒孫計。自有兒孫福。不如看破財。及早修些福。

尤註

了凡四訓目次

印光法師序

舊序

立命之學

改過之法

積善之方

謙德之效

附錄 俞淨意公遇竈神記

袁了凡居士傳

雲谷大師傳

重刻了凡四訓跋

目次

雷殛逆子

波蘭逆倫慘案

波蘭索里卡村，昨日發生駭人之逆倫慘案，有平民勃里斯圖巴者，年三十二歲，因繼承財產關係，與其母發生口角，竟以利斧將其母立即砍死，勃甫自家中逃出，即觸電斃命，鄉人咸謂「雷殛逆子」，（節錄民國廿八年六月六日申新兩報五日海通社波蘭專電）

尤註了凡四訓此書所載立命改過積善謙德四篇爲前明袁了凡先生訓子之文

尤雪行集註

立命之學

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舉業。解見前學醫。謂可以養生。含支持生計保養生命二義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

名。爾父夙心也。藝技術賴以生存者也。技術而專精即可以成名。夙心即素心。言久有此心也。漢鄧禹佐光武中興。功高祿厚。以爲不足。特有子十三人。使各修一藝。爲天下後世法。後余在慈雲

寺遇一老者。修髯。在頤曰鬚在頰。曰髯修長也。偉貌。偉不凡也。飄飄若仙。瀟灑出塵。余敬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仕路

也。官場也。明年卽進學。八股時代考取秀才。曰進學。亦曰入泮。何不讀書。余告以故。並叩老者姓氏里居。曰。吾姓孔。雲南人

也。也得邵子皇極數正傳。宋邵雍字堯夫。讀書蘇門山共城。令李之才奇之。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妙悟神契。多所發明。研窮世變。如觀掌紋。有皇極經世書行世。是書以易經六十四卦分配元會運世年月

日辰以證古今治亂數。皆前定。謂之皇極數。卒年六十七。賜諡康節。數該傳汝。余引之歸。告母。母曰。善待之。試其數。纖悉皆驗。纖悉見前漢食貨志至纖

至悉言微細也。余遂起讀書之念。謀之表兄沈稱。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開館。我送汝寄學甚便。

余遂禮郁爲師。孔爲余起數。縣考童生。年未二十曰童子。未有功名之考生。曰童生。雖耆年碩學。亦以此名之。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

提學考第九名。提學使卽八股時代之考官。亦號學臺一號督學使者。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卜終身休咎。休咎猶言吉凶也。言

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廩生貢生皆八股時代提學使考校生員學程而設。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尹府

名。也在任。職也。三年半。卽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於正寢。正寢治事之室。惜無子。余備錄

一一記 出也。而謹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數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懸定豫定也獨算余食

廩米。廩生所得之俸也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廩生拔貢廩米止給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當時之提學使也即批准補貢。余

竊疑之。疑豫定之數卒至不驗也後果為署印。署理代行職權之人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廢

也。歎曰。五策。論策即五篇奏議也。如古名臣因事陳奏條議是非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於窗下乎。博言見聞廣博也。洽言理解融

洽也。淹言文義透澈也。貫言工夫一貫也。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實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

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北留京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己已歸游南雍。明南京國子監稱爲南雍

言其爲南京之辟雍也。古學制天子所設之大學曰辟雍。未入監。國學曰國子監。創始於晉至清末大學堂立國子監遂廢。先訪雲谷會禪師。雲谷名法會爲當代大善知識。慕道往訪。傳佛心印。

不立文字曰禪。參究話頭。明心見性曰參禪。故宏揚宗乘者曰禪師。精修戒律者曰律師。說法度生。宏宣教旨者曰法師。於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

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何也。余曰。吾爲孔先

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凡夫。

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爲陰陽。即氣數也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

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非是凡夫。余問曰。然則

數可逃乎。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的確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富貴得富貴。求男

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余進曰。孟子言。求則得

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

了。汝不見六祖說。六祖慧能傳達摩衣鉢之第六人有壇經行世一切福田。不離方寸。指心地也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

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返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

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因問。更欲有所開發。接口再問也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

此省筆法一。語代却多語。雲谷曰。汝自揣。揣度量也。人不可無此自知之明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余追省良久。人人具備。如來智慧。德性一念縱橫。照去

凡過去未來十方國土。一一現前。惜為種種。情封慾閉。失却本明。如鏡蒙塵。如鐵生鏽耳曰。不應也。老實乃進德之基。凡飾非。掩過之人。前途有何希望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余福薄

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培也厚福。福固有相。但相隨心變。此陰功善行之所以貴乎積累也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性情褊急。度量淺狹。實為福薄

相時。或以才智蓋人。自以為才智過人。便是短處。安能再有進步直心直行。心無私曲之謂直。直心是為聖。為賢之美德。此直心當作縱情。或任性。解則直行當作徑行。解輕言妄

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人苦不自知。已短耳。知之則必思。所以救之。此認罪者之所以終於無罪也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

者。常無魚。余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余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為生生之本。忍為不育

之根。余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喜飲饌。精宜無子者。

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好潔亦美德。潔而成癖。則寡情。此為無子之一因。怒招人怨。易敗事。易失人心。此福薄相。亦可為無子之一因。愛者仁愛。

不作情愛解愛即為仁仁如果核之仁種之即出忍則無慈無慈則無愛如無仁則無生機堅忍是入聖美德此處作殘刺解忍字從刃從心為心境殘刻之表示此亦無子之一因矜惜名節偏於自好此亦無子之一因既驕且吝不能種德此亦無子之一因多言耗氣喜飲鑠精『鑠消失也』此不壽之徵縱令得子亦多夭折不數傳後或至絕嗣此亦無子之一因大修養人除欲淨盡心境空明更無陰氣足以覆蓋常在定中智光湛然永斷睡相此聖境也欲以凡俗而遽冀此戕害生機實所不免此乃為致病致弱之因不僅艱於得子已也

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

加纖毫意思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同一境界同一時機生者自生滅者自滅成敗得失千差萬別其實種種境界都從心地上造出先哲知之認為自取世俗昧之謬諸氣數所以鮮知自拔也即如生子有

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

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此方便說法語世俗恆情以無後為可恥之事雲谷借此意以作警惕勵了凡努力修德耳出世聖賢以絕慾斷愛

為去惑轉智超凡入聖第一功修惜俗情未及了解耳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發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各人有各人之病痛既能平心

自檢尋出一病痛一一過失所在便有下手處用全神全力反轉來慳貪者轉之以施捨憤激者轉之以和平虛夸者轉之以切實浮囂者轉之以沉定驕慢者轉之以謙恭惰逸者轉之以勤奮殘忍者轉之以仁慈怯退者轉之以勇進

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神以上數者是了凡對證之藥吾人可各就特異之心病變通藥之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

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此至人造命訣也改造命運第一步工夫便是痛改前非一一積習悉皆掃除一一病根悉皆拔去時時處處常自警覺嚴自克治保善

天真如保赤子改造命運全權在己不屬造化即上文所謂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是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數定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精誠

金石為裂此至商之賢君太甲初頗失德曰感謝伊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違作避免或挽回解活作生存解詩云永言

恆言配命。上合天心也。自求多福。此千古不磨之金言。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

而違也。汝今擴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作善於人所不知不覺之地。謂之陰德。獲福甚大。若能併作善之念。獲福之念而忘之。則作善之心益真而善量愈多。不可以測量焉。

非天下之大德。其孰能與於斯。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易經多戒謹恐懼之言。所言非臆造。純從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剛柔變化盈虛消息中來。亦天然之因。

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有常乃衆生妄想。試平心觀察。無論何事物。有那一件站得住。脚跟但見一一無常而已。吉何可趨凶。

何可避。因爲諸行無常。所以一切得失苦樂境界都覺得非。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語見周易。坤卦文言。

汝信得及否。余信其言。拜而受教。聞善言而生疑。謗者是爲罪惡之相。故曰疑爲罪根。聞善言而起敬信者。是爲福德之相。故曰信爲福母。因將往日之罪。佛前

盡情發露。爲疏一通。朱子家訓有云。惡恐人知。便是大惡。可知回護掩飾。便是罪業之相。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懺悔。舊時所犯身口意諸不善業。便開改過自新之路。或翻染爲淨之行。或向長者前懺悔。或向法師前懺悔。或向佛座前懺悔。疏敘述行狀之文也。

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

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功過格中所定功過數目。爲修省定則。參照凡例十六條中所指示處。於定則上。尚有加減。乘除。稱量。登記之作用。義益圓滿。

且教持準提咒。咒乃斬除一切揣摩情。想降伏千魔百邪之不思議法門。佛母準提陀羅尼。爲過

此名陀羅尼。乃萬行總持之義。咒曰。南無颯多喃。三藐三勃駄。俱胝喃。咀姪囉。以。期。必。驗。語。余。曰。符。錄。家。唵。折。隸。主。隸。準。提。莎。嚩。訶。持。誦。功。德。不。可。稱。量。詳。準。提。陀。羅。尼。經。

有云。不會書符。被鬼神笑。此有祕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一塵不起。把心

掃得乾。從此念頭不動處。下一點謂之混沌。開基混沌元氣。未判之謂。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

靈凡祈天立命

祈禱告也

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

感格言感通也

孟子論立命之學而曰天壽不貳

短命曰天

夫天與壽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為天孰為壽細分之豐歉不貳然後可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可立貴賤之命天壽不貳然後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為重曰天壽則

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

則一毫覬覦

音冀命希望也

一毫將迎

逐物曰將豫計曰迎

皆當斬絕之矣

斷除覬覦將迎之意

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

造測號切

到也言返本還源

顯出本來面目也 卽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但能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

如持物不釋手然言精勤

持誦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

蓋悟立命之說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窠臼言襲常蹈故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兢兢戒懼之狀便覺與前不同前

日只是悠悠放任隨隨便便無拘無束也

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內存畏敬之心曰惕外對嚴肅之威曰厲

在暗室屋

漏中獨居無侶人目所不見處

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

厭惡曰憎造謗曰毀

自能恬然容受

恬音甜安然也容受承受不較也

到

明年禮部考科舉

禮部舊官制六部之一掌禮教及學校貢舉之法猶今之教育部也

孔先生算該第三

該應當也

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

闈中式矣

科舉時代生員考舉人之鄉試時在仲秋闈考場也牆緣棘防弊亦名棘闈中式考取也

然行義未純

未純言雜而不純勉強而未自然也

檢身多誤檢檢點也誤過誤也或

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後醉放逸以

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已歲發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時方從李漸菴入關。未及回向。回轉向趨向回己所修之功德有所趨向曰回向。凡一切善行皆可回向。或以之贖罪。或以之報恩。或以之普施法界衆生。均可至誠祝願。以植勝因。庚辰南還。始請性空慧

空諸上人。上人高僧美稱。就東塔禪堂回向。遂起求子願。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啓。余行一事

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即用鵝毛管。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曆日即家家所備之曆本。或施食。貧

人或買放生。命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復請性空輩。就家庭回向。

九月十三日。復起求中進士願。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寶坻京兆縣名。余置空格一

册。名曰治心編。此空格治心編。應人人置備。儆行人人。可以覓出平地登雲之路。晨起坐堂。家人攜付門役。置案上。所行善惡。纖悉必

記。夜則設桌於庭。庭堂中階前也。效趙閱道焚香告帝。解見前序文中。汝母見所行不多。輒也蹙愁容也。曰。我前

在家相助。爲善故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事可行。何時得圓滿乎。圓圓成。滿滿數。夜間偶夢

見一神人。余言善事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萬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

毫。余與區處。計畫也。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委實屬也。心頗驚疑。驚一念之微。已爲神明所知。疑僅一善行如何便抵萬數。適恰

也。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五臺山名在山西五臺縣東北五峯聳立。高出雲表。山上無林木。如壘土之臺。故名華嚴名爲清涼山。今屬山西雁門道袁公夙因深植。與當代出世聖賢有緣。方便指引。助成勝業。福

薄之輩。緣慳不遇。內典博載。障重衆生。多生多劫。不聞佛名。僧爲上宏下化人。中至寶佛法藉。以宣傳苦海。因而得度。有緣遇聖賢。僧其夙福之厚。可想見矣。余以夢告之。且問此事宜信否。師

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善。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吾即捐俸銀請其就五臺山齋僧一

萬而回向之。一即字足見其人當機立斷慷慨布施無絲毫牽強吝情處宜其受福無量也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厄災難也余未嘗祈壽是歲

竟無恙。恙憂也病也今六十九矣。書曰天難諶命靡常。文見商書咸有一德篇諶音申信也靡不也言天道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又

云惟命不於常。文見周書康誥篇亦言天命無常修德為要皆非誑語。非欺人語也吾於是而知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

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榮顯常作落窶想。即時

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

下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落窶不遇時也拂逆不稱懷也窶音矩貧無禮室也望重衆望所歸也此六想皆從現前境界反面看去如此行持自然克己復禮虛靈不昧可以入道可以進德

此空前之庭訓也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蓋遮掩也愆過誤也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

之急。內思閑己之邪。急急難濟救援邪邪念閑防制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

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

字耽閣。一生耽閣。阻止進步也。因循苟且偷安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邃音粹深遠也至真至正之理。其

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也。玩作珍愛研學解贖將光陰空過意毋禁止辭言不許也

改過之法

春秋魯史名記表諸大夫見人言動億以意揣度而談其禍福靡同不驗者左傳國語諸記可觀也大

都吉凶之兆萌也芽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於薄者常近禍俗眼多翳也遮障謂

有未定而不可測度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

先知之矣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

我同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如瓦墜地而碎裂耽染耽甘願染受汚塵情塵聲色貨利

情喜怒哀樂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淪沉溺也世之可羞可恥者

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知恥則勇於改過而德業日新失之則禽獸耳無恥則肆意妄行而人格消失

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帝地神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

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也獨是也閒居指私室也之地指視昭然

雖在私室中亦如有十日監視著著吾雖掩之甚密文飾也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暗裏看破

不值一文矣烏義同得不懍懍含畏敬危懼意不惟是也一息一呼一吸為一息尚存彌天之惡偏滿曰彌猶可悔

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苟有悔罪之心便開自新之路古人有一生作惡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即得善終者修不嫌早悔不嫌遲臨終安詳超拔之徵

謂一念猛厲多少修士敗於悠悠忽忽之中苟發心痛切進修猛厲雖罪積如山亦得解救可不知所勉哉足以滌洗除淨盡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黑暗而進

也。深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落地也

一息。一呼吸也。一氣離身不爲己有也。欲改無由矣。一切搆不去。惟有孽隨身。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雖孝子慈孫不能洗。

滌幽則千百劫沉淪獄報。諸想輕舉情欲沉淪純想即飛純情即沈。因由具詳楞嚴第八卷文長不備引。雖聖賢佛菩薩不能援引。烏得不畏。

代行己不到代食己不飽。欲求超拔。惟恃自力。諸天方在快樂障中。修羅方在煩惱障中。欲求解脫。亦頗不易。甚至不幸。而沉淪三惡道中。無數衆生。類皆神識昏迷。益少自拔機會。其最易醒覺。最便修持者。惟有人道。但生老病死。息息遷謝。

百年之久。轉瞬即去。此身一失。千生百劫。永爲夙罪所驅。不知經何長。劫夙罪消盡。再得人身。清夜自思。能不凜然汗下。急作自拔之圖哉。第二須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得過且過。

毫不振。毫不振。退縮。退後不作也。吾須奮然。含勇往振作意。振作不用遲疑。不煩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與抉剔。

拔去。大者如毒蛇嚙。嚙同咬。毒蛇咬指。不斬指則身必死。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十忽曰絲。十絲曰毫。十毫曰釐。絲毫微小之數也。凝滯。遲疑不決之意。此

風雷之所以爲益也。風雷益爲周易卦名。言風行雷厲。直捷痛快。容易成功也。具是三心。指上文恥心。指上心。勇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

何患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發恥畏勇三心爲改過之因。示事理心三路詳改過之法。

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音利。正斥曰罵。旁及。音利。正斥曰罵。旁及。以惡言侵犯也。今戒不怒。此就其事。

而改之者也。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拔除一。空之謂。之道也。善改

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卽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貪生怕死。物物皆然。殺彼養己。豈能自

安。且彼之殺也。旣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徹透。己之養也。珍品膏味羅列。陳列。

食過卽空乍過三寸舌誰更辨鹹酸疏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傷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

之屬皆含靈知性也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使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

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

不及人各有不到之處豈可苛為刻責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悖逆也於我何與與關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

無自是之豪傑大勇若怯大智若愚亦無尤人之學問尤怨也尤人怨恨於人人無涵養所以出此惟有大學問

則反是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於我恐我之尚有未忠於人處如此一一自檢

自責自策之不暇尙何敢經於責人以重己之罪哉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謗而不怒

雖讒餒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滅也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自縛

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行文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

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一切惟吾心不動過安從生一切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

此好字去聲作嗜好解有貪得意輕舉妄動意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為善正念不提正念空過春秋離却一切現前

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念起是病不續是藥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木石之怪曰魍魎又水怪亦曰魍魎始此

精一之真傳也精精密一純一執中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同必枝枝而伐葉

葉而摘哉。』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也。立見清淨纔動即覺覺之即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

遣發派也不待直攻惟事遣散又或也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取斷然之處置遣乃釜底抽薪法禁則直捷制止法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為失。

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但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證明。如遇雲谷幻余為之指示以決趨向又如為疏通告發露己罪

力圖自新一心懺悔。伏罪自新之謂晝夜不懈。至誠無息勇猛精進是修持成功不二訣經一七天二七天十四天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

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恬安適曠開展或覺智慧頓開或處穴沓而觸念皆通。穴沓事務冗細重沓也或遇怨仇而

回曠作喜。此大福德大智慧相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

勝事。勝稀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畫言截斷進程也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

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回視二十一歲猶

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更迭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第一

篇序文中今不再贅。吾輩身為凡流。過惡蝟集。蝟身有叢刺其大如兔其狀如鼠性猶鈍物少犯近則毛刺攢起如矢蝟集喻叢集也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

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有證據可查考也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

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懷慚而面赤消沮。精神頹喪也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

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積善之方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昔顏氏將以女妻

去聲配也

叔梁紇

孔子之父

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

豫知其子孫必有與者孔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

古天子諸侯祭祀先人之所也廟者貌也因此想像先人之容貌也饗之受享也

子孫保之

皆至論也試以往事徵之

考驗也

楊少師榮

古皇帝之師舊制有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之職其尊介於公卿之間

建寧

府名屬福建省

人世

以濟渡為生

其先祖累世操渡船生涯

久雨溪漲橫流

水急勢猛而橫流也

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

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

嗤竊笑也逮及

少師父生家漸裕家計寬裕有

神人化為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窆音砭安葬也即

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

鄞縣名屬寧波府

人楊自懲初為縣吏

佐理之職

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官嚴肅偶撻

打一囚

囚犯血流

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法悖理

越踰悖逆

不由人不怒自懲叩首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散失所依從也

如得其情哀矜

哀傷憐憫

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

喜則易涉輕忽怒則更多冤抑

宰

為之霽顏

心被感動而息怒也

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糧常多方以濟之

濟解人之急也

一日有新囚數

人待哺

飢極期得食如赤子待哺也

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人堪憫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

來曰自杭而來沿路忍饑菜色可掬言饑者面黃於菜可與掌中之黃色菜葉相比也因撤去己之米糞粥以食去聲讀如飼給彼充饑也

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址為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為刑部侍郎次孫為四川廉憲官名元置

肅政廉訪司以巡察各路明改為提刑按察使司故稱按察使為廉訪亦曰廉憲又俱為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人也後昔正統間明英宗年號鄧

茂七倡亂於福建士民從賊者甚眾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以計擒賊後委派布政司

全省財政民政猶今之省長也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約兵

至日插旗門首戒軍兵無妄殺全活萬人後謝之子遷中狀元為宰相宰相孫丕復中探花

科舉時代殿試及第第三名曰探花莆田屬福建廈門道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歡喜行善常作粉團施人求取即與之無倦色

一仙化為道人每日素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

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有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即

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纓甚盛世代多貴顯之人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婦孺口中盛傳之說馮琢菴太史國史館事多以翰林

任之故翰林號曰太史之父為邑庠生秀士也隆冬早起赴學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以手撫之半殭矣幾乎氣絕也

遂解已綿裘衣之為之穿著也且扶歸救甦生機回轉也夢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至誠心吾遣韓琦

即宋名臣韓魏公也其簡史已詳舊序中為汝子及生琢菴遂名琦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於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

人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其嫁人，明夜當縊也。上吊死於此。吾得代

矣。公潛毫賣田得銀四兩，即偽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

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其子後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

柰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此之字作他字解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制六

部之長皆稱尚書吾何得而禍之。應公因此益自努勵，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每捐穀以賑濟之。

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非理之侵犯輒反躬自責，反回怡然心平氣和順受，大度子孫登科。

第者今累累也。甚常熟蘇屬縣名徐鳳竹，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爲同邑之倡，又分穀

以賑貧乏。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誑欺人語也萬不誑。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相續而呼，連夜

不斷是歲，鳳竹果舉於鄉。舉舉人鄉鄉試其父因而益積德，孳孳勤不怠，修橋修路，齋僧。僧爲人中福田有僧而后佛法

住世遇佛法而后衆生有出苦之期，凡發至心齋僧者，此人當來受福無量，誘法誘僧以惡知見，導衆造罪業，此人當下即得無邊罪業，福皆由人自造也。接衆接待行脚僧衆俾得歇息住宿凡有利益無不

盡心。後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都堂官廳之稱，亦爲舊官制，都察院堂上官長之稱。鳳竹官

終兩浙巡撫。嘉興鄺康僖公初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狀，得無辜音姑者若干人。

公不自以爲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約舉鄺公所白語以訊諸囚，無不服者，釋寃。

抑冤枉屈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尙書之明輦下指京都咸頌口碑載道也公復稟曰輦轂之下輦轂指車駕經行之地言切近也

尙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仔細考查而平反之曰平盡翻

舊案曰反尙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神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

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孕後生應墳應坤應坡皆顯官『嘉興包憑字信

之其父爲池陽太守池陽卽安徽池州府別名太守爲舊官制郡守亦名知府生七子憑最少贅平湖袁氏與吾父往來甚厚博

學高才累舉不第留心二氏佛之學一日東游泖湖在江蘇松江府有上泖中泖下泖稱爲三泖西承太湖來源東注吳淞江入海偶至一村

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屋破無物卽解橐有托底之袋曰橐無托底而縫合者曰囊中得十金授主僧令修屋宇僧告以

功大銀少不能竣音俊完事復取松布四疋檢篋中衣篋竹箱七件與之內紵褶紵藏織物也精者曰紵粗者曰縠縠裕衣

也係新置其僕請己之已罷而不與也憑曰但得聖像無恙吾雖裸程何傷裸程路體也僧垂淚曰舍銀及

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後功完拉老父同遊宿寺中公夢伽藍佛寺中護法神凡有十八位護法神載七

佛經來謝曰汝子當享世祿矣後子汴孫檉芳皆登第作顯官『嘉善縣名屬浙江嘉興府支立之父爲刑房

吏有囚無辜無罪陷被害重辟重刑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

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至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不

聽卒到底爲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無子，吾有弱女，送

爲箕帚妾。此則禮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年二中魁官。至翰林。孔目。官名掌翰林院文牘之類

立生高高生祿。皆貢爲學博。祿生大綸登第。凡此十條。所行不同。同歸於善而已。若復精而

言之。則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

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無益也。何謂真假。昔有儒生數

輩。謁中峯和尚。元天目山高僧普應國師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

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稽考也無稽無可考證也中峯云：凡情俗未滌。滌洗正眼法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

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曰：善惡何致相反。中峯令試言其

狀。一人謂詈人罵毆人打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

有守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衆人歷言其狀。中峯皆謂不然。因請問。中峯告之曰：有益於人。是

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

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從良心發出者者真。襲跡循者假。又無爲爲去聲謂無所希求

也。而爲者。真有爲有所而爲者。假皆當自考。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恭之士。類稱爲善。而取

之聖人則寧取狂不拘小節狷不肯輕舉堅於退守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好而必以為德之賊賊傷害也。是世

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推此一端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

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被聲色惟從心源隱微處念頭方動處即無人能見之

默默洗滌嚴自糾察善自防止純全是濟世之心則為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為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為

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即為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即為曲侮弄曰玩皆當細辨

『何謂陰陽凡為善而人知之則為陽善為善而人不知則為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

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副相者多有奇非常禍人之無過咎罪狀而橫被

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能逆來順受如此涵養一生所作善業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

法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府掌財幣之官臣家臣奴僕類妾侍婢女類子貢孔子弟子長於理財贖

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子貢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

姓非獨適己求快之心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

復贖人於諸侯矣此蓋魯國恤民之道謂魯國之人或在他國有錮蔽不能自由者若有好義之士為之納金請令自

受金則為不廉故非大富人誰由魯之政府則賞以金子貢善於理財家資甚富贖人而不受賞金其心頗善而未免有妨後人以有此力故孔子說此以防其弊子路孔子弟子精通武藝拯人於溺溺失足落水也拯救援也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

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一則勇於救難一則厚於報德皆足以爲世勸自俗眼觀之子貢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

劣可鄙孔子則取由子路名而黜也責名賜子貢名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求快一時而論流弊後世不

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

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論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

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

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過了其人犯死刑入

獄呂公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官署責治懲戒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

厚不謂養成其惡以至於此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

值歲荒窮民白晝搶粟於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捕而困辱之衆始定不然幾也

亂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

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

貫盈惡貫滿盈喻如錢盈串也如貯藏儲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

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

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錢二文，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

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

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鍾離授丹於呂祖。呂祖唐時人名，巖字洞賓，喜作出世裝束，咸通中及第。

終南山得道。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呂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

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呂發此言，從不圖現益，普益未

此又一說也。又爲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於善，雖終身勤勵，止於半善而

已。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

粟可以種無涯之幅，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雖黃金萬鎰，鎰二福不滿也。此又一

說也。』何謂大小？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攝攝魂冥陰也主者冥官命吏呈善惡二錄，比及至則

惡錄盈庭，其善錄僅如筋。音住夾取食物之器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筋者反重。仲達曰：某年

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多乎？曰：一念不正，卽是不待犯也。因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常興大

工，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朝廷不從於事，無補。補補救也而能有如是

之力，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

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夫子論爲仁亦曰。先難必如江西舒翁。捨二年僅得之束修。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鄲屬河南張翁。捨十年所

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如鎮江府治屬江蘇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

以幼女爲妾。而還之鄰。此難忍處能忍也。故天降之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其立德皆易。而

不爲。是爲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耳。『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約有

十。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

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雷

澤。在山東濮縣東南見漁者。皆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中。惻然悲哀之。往而漁焉。投足

中欲以身作則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爲人掩惡去其反抗之心。留彼自新之路。見有讓者。則揄揚。稱許讚揚。以作激勸。而取法之。暮年週

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此不過借此故事。表出與人爲善之德意。並非勸人捕魚而造謀財害命之殺業也。凡一切殺生行業。及一切與殺生業有連帶關係之行業。皆屬惡業。皆爲千生百劫沈淪苦海之深

因擇業不可不審慎也夫以舜之明哲。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轉移此良工苦

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

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肆。放見人

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記錄期不負其善行也。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為豔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

一事。全不為自己起念。全是為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為公之度也。』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

人就形迹觀。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曰。君子所以異於

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愛人敬人之心。蓋人有親疏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

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愛者。愛敬眾人。即是愛敬聖賢。能通眾人之志。即是通聖

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為也。代聖賢

而安之也。』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抵拒敵對。而拋擲之。則瓦礫。等於碎瓦石子。追琢。追音堆。追琢治玉功程也。則圭璋。圭瑞

玉上圓下方古之王者作為國家名器以封諸侯故取重土如夏禹治水功成而錫玄圭璋說文半圭為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

誘掖。誘善導掖提扶。而成就之。或為之獎借。獎褒美勸勉意借善善從長含寬待意。或為之維持。或為白其誣。污讒也。冤枉也。而分其

勞。獎借維持辯誣分勞能如此成全。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大概。人各惡。去聲不喜歡也。其非類。宗旨性習或各別或相反。

也。衆生肉眼不識好歹。同惡相濟。臭味相投者。誤認為良伴。直至身敗名裂。而後已。良可悲也。豈知相反適相成。苦口多良藥。忠言恆逆耳。順時易傾覆。逆境多振拔。有作為人當開放見地。以善處之。鄉人之善者少。不

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智過萬人者謂之英。智過千人者謂之俊。金聲後漢劉盆子傳光武曰。卿所謂鐵中錚錚者。言

不同尋。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容易惹人非議也。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惟仁人長者。匡直而輔

常也。

翼之匡正之也。其功德最宏。何謂勸人爲善。生爲人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有所求而。最易沒溺。

容易令人失足也。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多方指示。使之警悟。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清涼。爲惠最溥周徧而廣大也。韓愈云解見。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證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以口勸而對證發藥。奇效立致。而所及者近。以書勸而造福無量。所及者廣。宜兼圖之。失言失人。可與

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當反自返。吾智智者不失人。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顛遭大不幸。甚業傾覆。沛遇禍亂時。流離失所。人所

時有言或者有時不免也。惟夙福深厚之人。則免此外。則。偶一遇之。當如痾瘕之在身。旋瀆曰痾。回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屈冤屈。抑壓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不幸之遭。遇連。續而至曰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

可也。蓋仁人之言哉。何謂興興起。建立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指公衆所受之利益。最宜興建。或開渠挖蓄水之處。備旱時灌溉。導水因勢利導。以洩多水。或築隄防患低處易受外水浸灌。害宜堅築長隄以防護。或修橋梁。以便行

旅。或施茶飯。以濟飢渴。隨緣勸導隨見隨聞。協同勸導。聖人施心成此美舉。協力興修富者慷慨出資。貧者義務工作。曰協力。勿避嫌疑。竭誠盡力。坦坦無私。做任勞任怨是。勿辭勞怨成事不二訣。何謂捨財作福。釋門釋佛姓也。又解釋開演宏教。立理曰釋門。通入之義。差別之義。

有緣者。通入之故。云門差別於他教。故云。萬行行有行止。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

內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外捨六塵色聲香味觸法。觸即膚際所接觸之軟硬澀滑冷暖等種種觸塵。法即意識上發生一切愛憎取捨豫計追憶以迄一切游思妄念等種種法塵。性海不波。意地乾淨。便

積善之方

積善之方

積善之方

積善之方

積善之方

是肉身菩薩

一切所有無不捨者苟非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為命故財為最重吾從而

捨之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與其蓄積多金以禍子孫何如乘我一息尚存時暢所欲為散施所有於利羣事業上廣積陰德之為愈乎

內以破吾之慳慳各乃貧乏之因 斂財實叢怨之府

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勉強終則泰然

心安理得也

最可以蕩滌私情洗滌心中積垢 祛除執吝醫治鄙吝毛病 何

謂護持正法

即佛法

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

功參造化

何以裁成萬物陶鑄

羣倫何以脫塵離縛

轉迷成覺

何以經世舉足為法吐辭為經澄清宇宙

出世

智德兼備人天推轂說法度生

故凡

見聖賢廟貌

法像

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謗法慢法罪孽之相 而修治修整 之至於舉揚正法上報佛恩

佛法以教理行果四者為體善度生死苦善滅邪倒見化火獄為蓮池破幽途以慧炬消多生之積障接萬類於慈航如昔

阿難承佛慈愍反復宣說常住真性妙明元覺含裹十方一時大澈大悟說偈讚揚妙湛總持不動尊 首楞嚴王世希有

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恆沙衆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宏揚正法普利有情廣行佛事即報佛恩先覺後覺皆當奮起以圖之

尤當勉勵何謂敬重

尊長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事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

愛婉

柔順

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

感動天心

之本出而事君

君行政首長也

行一事毋謂君不

知而自恣也

驕橫放縱意

刑一人毋謂君不知而作威也

嚴刑威逼使堂下不得盡其情辭也

事君如天古人格論也法言

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綿遠發達久遠 而昌盛者切須慎之何謂愛惜物

命凡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

見之惻然有動於中而心不忍也

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周

攝政以後所擬之官制書實爲古今官鑑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春正月也牛羊豕曰牲色純白曰犧牝畜母也

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

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殺者不食蓮池大師

之戒殺放生文周懷西居士之萬善先資與近人所輯之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一切有生之物各被宿孽所驅而現其種種罪

業之相但自覺王天眼觀之一切衆生無非多生多劫以來六親眷屬罪重乃墮之變相無非多生多劫以後成佛作祖業消便昇之種子安可以一念貪饑興殺害心而出未來佛祖身血安可被惡習所役起吞嗜心而啖過往六親身肉哉漸

漸增進慈心愈長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一切微命皆有佛性求絲煮繭綢衣一領不知殺害幾千

身鋤地殺蟲通常一飯不知耗費農夫幾多汗血不知戕害土中幾多生命仁者念此必有對食傷心不忍下嚙者矣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故暴殄

之孽暴殄賤視物品狼藉作踐不知愛惜也當與殺生等至於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

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殫悉數也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

德可備矣

謙德之效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盈驕滿也驕滿故傾覆謙虛中也虛中故

愛福變遷也流潤澤也惡不愜意也好歡喜也是故謙之一卦六爻皆吉謙卦三三係兌卦中第五變卦易多戒慎警惕之辭全經三百八十四爻所綴象辭多悚懼之文惟於內卦二爻外卦五

爻多褒許之辭以得中道故也惟謙卦六爻多吉語處世重虛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結伴投考

每見寒士將達。

達或名也

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謙抑之人心氣愈收斂光彩愈煥發兩手合取曰掬形容充意

辛未計偕。

舉子赴會曰計偕

我嘉善名

屬浙江嘉興府

同袍凡十人。

惟丁敬字賓。

丁賓號敬字字禮原嘉善人隆慶進士官南都三十年輕財恤民卒諡清惠

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

坡曰此兄今年必第。

登科曰及第

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

信

款款厚不

敢先人如敬字者乎有恭敬順承。一切順受小心謙畏如敬字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字

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

同處。

馮夢禎字開之浙江秀水人萬曆會試第一官編修以文章氣節相向有快雪堂集行世

見其虛已斂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巖直諒。信益友

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

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時驗果然。』趙裕峯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於鄉久

不第其父為嘉善三尹隨之任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

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予入覲。

古人見王曰覲

晤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動歸而告

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自實肆者自斂建所溫良若

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江陰張畏巖積學工文有聲藝林。

馳譽多士間也

甲午南京鄉試寓一

寺中揭曉

出榜曉示

無名大罵試官以為謎目時有一道者在傍微笑張遽移怒道者道者曰相公

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不見我文何也。知不佳。道者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公罵詈，不平。

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中中式也。全要命。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

須自己。做個轉變。張曰：既是命，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何

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士，何能為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

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還責自己工夫不到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折節自持深服道者語從此力改前非也。善日加修。

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高房，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旁人曰：此今科試錄題名錄。問何多缺名。

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較，須積德無咎過失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

去之者也。後指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幸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由此觀

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約束行行為，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

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有受福之基。彼氣盈者，必非遠器。縱發亦無受用。稍有識

見之士，必不忍自狹其量，而自拒其福也。况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尤修業者，所必不可

少者也。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立

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無微不至也。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在昔日科舉時代則

云然在現代可作求功名者解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闕則止。闕衰退也。志行薄弱之人。決無後望。學者當知所勉矣。孟

子曰。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乎。將力求快適之心。擴而充之。作與民同樂之舉。安有國運不大昌者乎。予於科名亦然。了凡先生言。對於一切求功名者。亦望其立志。

真切擴充善量。悉力做去。而為福自我造。數不能拘之人。

附錄 俞淨意公遇竈神記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諱避諱於尊者名。禁出諸口也。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見公羊傳。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為諸生。入

泮。每試必高等。年及壯。家貧授徒。以設館教。讀為生涯。與同庠生十餘人。同年進學諸人。結文昌社。遵文昌遺訓行事。惜字放

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

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

盲。公潦倒。與顛沛同。終年貧窘益甚。窘巨隕切。君上聲。窮迫也。虎曰山君。字從穴。從君。其困迫之狀可見。自反問無大過。此語便是毛病。良心上已稍稍覺得。有如許小差處。

在慘膚也。承當。天罰年四十外。每歲臘月終。自寫黃疏。禱於竈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

至四十七歲時。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凄寂。淒涼相弔。愁容相對也。忽聞叩門聲。公秉燭

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角巾以巾一方折角裹頭。古人隱居之服也。皂黑色。鬚髮半蒼。長揖就座。口稱張姓。自遠路而歸。聞

君家愁嘆。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恭敬盡禮也。因言生平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

不全。不能保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竈疏。爲張誦之。稱述也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

虛名。滿紙怨尤。怨恨語也瀆。褻慢也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大驚曰。聞冥冥之中。纖至微小也善必錄。

予誓行善事。恪奉恪音確敬也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卽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

與知交輩。多用書文舊冊。糊窗裏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汚。而旋焚之。君日日親見。略

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

人不舉。君亦浮沈而已。隨人浮沈。毫無堅確意志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

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折服也於君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

幸有此一點良心爲但於朋談。慣熟中。隨風訕笑。訕諷毀也不能禁止。舌鋒所及。觸怒鬼神。陰惡之註。不

知凡幾。乃猶以簡厚自居。以渾厚自許吾誰欺。欺天乎。邪淫雖無實迹。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

心卽搖搖不能遣。言邪念不能驅去也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孔子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

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託焉。魯人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問居。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嫠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乃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也。遂

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眞妄也。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尙然如此。何況其餘。君連歲所焚

之疏。悉陳於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善行可記。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

念淫念嫉妬念褊急念高已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讎報復念憧憧於胸憧憧意念紛起也不可紀極終

時此諸種種惡身口意三惡業意惡為最大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由祈

也福哉公驚愕驟受震驚惶悚非常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

禮亦知慕善為樂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異常激勵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異常興但旋過

旋忘旋轉也言不多信根原自不深恆也常性是以不固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沈辦事不切實故隨俗

沈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猶言滿腹也意惡起伏纏綿如波浪起伏不已狀如亂絲固結不解狀猶欲責天美報如種徧地

荆棘癡癡然望嘉禾豈不謬也謬差哉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

屏除屏嚴拒也收拾乾乾淨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

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切切實實捷痛快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此善意圓滿

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不得存放縱懈怠心切不可自欺不得作瞞心昧己事久久行之自有不測

效驗君家事我甚見虔敬恭潔特以此意報之至誠可以感動天地速速勉持勉力修持可回天意言畢即進公內

室公即起隨之至竈下忽不見方悟為司命之神竈神為東廚司命言掌人間善惡之事西陽雜俎曰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單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淮南子萬

畢術曰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濟陽破納曰在生正直死後成神天下竈神為數甚多宛同保正又曰作善者死後多昇造孽者死後常墮此係實事並非寓言惟若天若神自佛家究竟法言之仍在凡夫地位仍未脫輪迴福報盡時仍須墮落

因焚香叩謝。即於次日元日拜禱。古人對天立誓折矢立天地誓。言故字義從折從言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

淨意道人。誌也。記誓除諸妄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雜念紛起宛如乘隙而入非疑。則情忽忽。時日依舊。浮沈。此

醒復眠之人所由永切沈淪也可不懼哉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志氣昏惰原為罪孽之相能早覺察痛自責備至尋聲救苦之大菩薩前誠叩禱以求冥佑而期

自敬發誓願。善念永純。善力精進。倘有絲毫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悲尊號。

一百聲以祈也。求陰相也。暗助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心肆縱。凡一切有

濟於人有利於物。物包括其他一切含靈負氣者言者不論事之巨也。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行善於人所不知之地方為真善

力之繼不繼。止問事之應為不應為不問力之能繼不能繼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事無有不辦者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

也。陰功且以敦倫。倫歷萬劫不變之常道也倫有五一夫婦二父子三兄弟四朋友五君臣敦者以渾厚自勉不敢稍作薄情之舉也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

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不倦每月晦日即計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竈神處為疏。狀以告之。持

之既熟動即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千日年五十歲。乃萬曆二年甲戌會試。張江

陵為首輔。前代宰相之職輟闈後。舊制試院曰闈鄉試曰秋闈會試事竣也訪於同鄉。為子擇師。人交口薦公。羣相推許遂聘

赴京師。以幣帛禮賢士而徵之曰聘王城曰京京大也王城大於郡縣諸城也師衆也王城中在住者至衆也公挈眷以行。挈音結攜帶也眷眷屬也張敬公德品為援例入

國學。使為國學生與生員同萬曆四年丙子附京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謁也。進見公監。王宮中之職唐置內侍監以宦

者任其官世遂稱宦官為內監帝制廢後此役隨之而廢

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其覓諸四方為己嗣嗣續作己之後人也以娛老者娛尋樂也內

一子年十六公若熟認識也其貌問其籍籍貫即產地曰江右人長江以西之地今人稱江西為江右小時誤入糧船猶依

稀髣髴也記姓氏閭里里所居地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閭里門也公甚訝之非常疑也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

兒也楊亦驚愕即送其子隨公還寓公奔捷走也告夫人夫人撫子大慟撫手按也慟過於悲痛也血淚迸流涌出

也子亦啼出聲哭也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復明改過遷善之報如是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為官辭江陵

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為善益力其子娶婦連生七子皆育悉嗣承繼也書香焉書香讀書

成名也公手書遇竈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安健也壽八十八歲人皆以為實行善事

回天挽回定數之意之報云同里後學羅禎記

袁了凡居士傳

彭紹升撰

袁了凡先生名黃字坤儀江南吳江人了凡之先贅以婿作子曰贅嘉善父氏遂補嘉善縣學生隆慶

四年舉於鄉萬歷十四年成進士授寶坻知縣後七年擢升拔也兵部職方司主事會朝鮮即與我國

東三省東邊接近之高麗國被倭難倭音渦東海島寇也來乞師經略官名掌一路兵民之事權任甚重在總督之上宋應昌奏了凡軍前贊畫猶今之參謀也

兼督朝鮮兵提督省水陸各軍為武職最高之官猶今之督軍也李如松以封貢給倭給音殆欺詐也倭信之不

設備。如松遂襲破倭於平壤。乘人不備而掩取之曰襲。平壤朝鮮安南道之首邑。面江背山形勢險要。了凡面折如松。直言無隱。不應行詭也。詐

道虧損國體。義正辭嚴而如松麾下部下兵又殺平民為首功。了凡爭之強。據理力爭。剛正不阿也。如松怒獨引

兵而東。倭襲了凡。了凡擊却之。攻退也。而如松軍果敗。思脫罪。更以十罪劾了凡。劾彈章考覈罪狀奏請懲處也。而

了凡旋以拾遺被議。被忌者誣陷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罷職歸。居常善行益切。年七十四終。熹宗天啓廟號。朝追敘征

倭功。贈尚寶司少卿。了凡自也。為諸生好學問。通古今之務。象緯律算兵政河渠之說。靡不曉

練。先生博學尚奇。凡河洛理數律呂水利兵備旁及勾股堪輿星命之學無不精密研求。富有心得。有兩行齋集曆法新書皇都水利評注八代文宗羣書備考手批綱鑑行世。其在寶坻孜孜求利民。縣

數數入聲音被潦。潦音老。水患也。了凡乃濬也。開鑿也。三岔河築隄也。岸也。以禦也。抵當也。之。寶坻屬於直隸之京兆南臨渤海。西近白河為北方易受水患之地。

又令民沿海植柳。海水挾沙上遇柳而淤也。停積也。久之成隄。治溝塍。界水之田。塍也。課也。督策也。耕種曠廢

也。土日闢也。開墾也。省諸徭役。省減少或免除也。省徭役。使民從事於義務工作也。以便民。家不富而好施。居常誦持經咒。習禪觀

寂坐內照止。寂坐內照止。念去妄也。日有課程。日有常課。至誠無間。公私遽。匆。煩。穴未嘗暫輟。綴廢止也。著作戒子文四篇。行於世。夫人賢

常助之施。亦自記功。行不能書也。作字也。以鵝翎莖管也。鵝毛管也。漬硃逐日標也。記也。曆本或見了凡立功少。輒

也。顰蹙。顰眉。蹙額。嘗為子製冬襖。將買花絮。冬襖用棉胎也。了凡曰。絲綿輕煖。家中自有。何必買絮。夫人曰。

絲貴花賤。我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以衣人。施衣與人。凍者耳。了凡喜曰。若如是不患此子無祿。分

也。矣。子儼。後亦成進士。終高要屬廣東知縣。

附註彭紹升江蘇長洲人字允初號尺木又號知歸子法名際清乾隆間進士古文初慕賈誼之為人思赫然樹功烈後讀儒先正書尤喜陸「宋陸象山」王「明王陽明」之學嘗與吳縣汪大紳瑞金羅有高等游編閣藏經居深山習靜素食持戒甚嚴欲以徹儒佛之樊有一行居集居士傳無量壽經起信論淨土聖賢錄善女人傳等刊行於世遠近傳誦

雲谷大師傳於大藏慈山大師夢遊集卷三十中鈔出

慈山釋德清撰

師諱法會。別號雲谷。嘉善胥山。浙江嘉興縣西南十三里相傳伍子胥伐越經此因名懷氏子。生於弘治庚申。明帝孝宗十三年幼志出

世。即出家也投邑大雲寺某公為師。初習瑜伽。此瑜伽指應赴佛事言譯云相應一與境相應二與行相應三與理相應四與果相應五與機相應顯宗多取理相應義瑜伽唯識是也

密教取行相應義瑜伽三密是也。師每思曰。出家以生死大事為切。了生何以碌碌衣食計為。年十九即決志參

方。參求妙旨也禪門集眾坐禪窮究本有謂之參又住持上堂說法令人參尋也。未幾登壇受具。受比丘具足戒也戒

禦敵拒寇敵寇不侵則人民安樂惡聞天台小止觀法門。天台宗方便修習禪定法金陵版小專精修習。法舟

濟禪師續徑山之道。徑山在杭州臨安府為震旦五山之一有與聖萬壽禪寺首駐錫於此者為道欽禪師宋徑山大

節因緣到來自然觸著磕著噴地醒去又云但自時時提撕妄念起時亦不必將心止遏只看箇話頭行也提撕坐也提撕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心花發明照十方刹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

掩關於郡之天寧。天寧寺名掩關杜絕外緣尅期進修一七二七師往參叩。呈其所修。舟曰。止觀之要。以

攝心使其不散觀以照心使不依身心氣息內外脫然。無住無著心空法子之所修。流於下乘。豈西來

的的意耶。學道必以悟心爲主。師悲仰請益舟授。以念佛審實。切實話頭直令重下。疑情師依

教。日。夜。參。究。寢。食。俱。廢。此心不爲積習所牽一日受食。食盡亦不自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

覺。復請益舟。乃蒙印可。弟子所得爲師證明曰閱宗鏡錄。凡百卷宋智覺大悟唯心之旨。從此一切經

教及諸祖公案。了然如睹。家中故物。於是韜晦。韜晦叢林。多數比丘和合住於一處如樹木之叢集爲林

是其功德衆德陸沈賤役。人中隱者譬之無水而沈親操勞一日閱鑽津集。宋釋契嵩撰廣西藤縣鑽津見明

教大師護法深心。初禮觀音大士。日夜稱名十萬聲。師願效其行。遂頂禮觀音大士像。通宵不

寐。不合眼也。睡者陰氣覆蓋心光亦屬罪孽禮拜經行終身不懈。時江南佛法禪道絕然無聞。師初至金

陵。江蘇寓天界毗盧閣下行道。見者稱異。魏國先王聞之。乃請於西園叢桂庵供養。獻佛飯僧師

住此入定。三日。夜。心定於一處使身口居無何。住此予。慈山先太師祖西林翁掌僧錄。兼報恩寺住

持。寺僧之主乃往謁師。卽請住本寺之三藏殿。師危坐一龕。禪絕無將迎。灑然足不越閭。閨門者

三年。人無知者。偶有權貴人遊至。見師端坐。以爲無禮。謾也。辱之。師拽杖至攝山棲霞。山在鎮江

棲霞乃梁朝開山。武帝鑿千佛嶺。累朝賜供。供瞻。充足田地。道場荒廢。殿堂爲虎狼巢。此師至

師愛其幽深。遂誅茅。艾除茅草於千佛嶺下。影不出山。時有盜侵。犯師竊去所有。夜行至天明。尙

不離菴人獲之送至師師食去聲給與食物也以飲食盡與所有持去由是聞者感化太宰五臺陸公初

仕為祠部官名掌禮制主政訪古道場誦經禮拜之所曰道場偶遊棲霞見師氣宇不凡氣度相貌超出尋常雅重之特為推重信

宿一宿為舍再宿為信語出左傳山中欲重興其寺請師為住持師堅辭舉嵩山善公以應命善公盡復寺故業

斥逐也豪民占據第宅為方丈住持住處曰方丈取維摩石室四方各一丈之義非如儒師席間函丈也建禪堂開講席納收留也四來四方來者江

南揚子江以南也叢林肇於此師之力也道場既開往來者眾師乃移居於山之最深處曰天開巖弔

影寂處也如初一時宰官居士因陸公開導多知有禪道聞師之風往往造謁求見也凡參請者一

見師即問曰日用事如何不論貴賤僧俗入室必擲蒲團於地令其端坐返觀自己本來面目

甚至終日竟夜無一語臨別必叮嚀曰無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功夫難易若何故荒唐

者茫無以應以慈愈切而嚴益重雖無門庭設施見者望崖山邊也不寒而慄悚懼也然師一以等

心相攝引進也從來接人軟語低聲一味平懷未常有辭色士大夫歸依奉以者日益眾即不能

入山有請見者師以化導為心亦就見歲一往來城中必主於回光寺主者客之依託言寄寓於是寺也每至則

在家二眾歸之如遶華座師一視如幻化人四大本來假合能識得破自爾超情離見曾無一念分別心故親近者如嬰

兒之傍慈母師出城多主於普德臞鶴悅公實稟其教先太師翁每延入丈室動經旬月予童

子時。即親近執侍。侍役。侍奉。辱師器之。以為可造就也。訓誨不倦。予年十九。有不欲出家意。師知之。問曰。汝

何背初心耶。予曰。第但厭其俗耳。師曰。汝知厭俗。何不學高僧。古之高僧。天子帝制時代。不以臣

禮待之。父母不以子禮畜也。之天。帝龍。部龍神八。一恭敬。不以為喜。當取傳燈錄。凡三十卷。宋沙高僧

傳。凡十四卷。梁慧皎撰。續高僧傳四十卷。唐道宣撰。宋高僧傳三十卷。宋贊寧等撰。明高僧傳六卷。明如惺撰。讀之。則知之矣。予即簡檢書笥。得中峯廣錄一

部。元天目山普應國師所撰。凡三十卷。師號中峯。浙江錢塘人。持白師。師曰。熟味此。即知僧之為貴也。予由是決志薙剃除髮。染屏除華飾。

著壞色衣。實蒙師之開發。乃嘉靖甲子歲也。丙寅冬。師愍悲禪道絕響。衰敗乃集五十三人。結坐禪

期於天界。結草場師力拔予入眾。同參。指示向上一路。宗門極處。盤山法語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教以念佛。審實話頭。

乃先念佛數聲。然後審察。這念佛出人畢竟是誰是時始知有宗門事。禪宗自稱曰宗門。稱餘宗曰教門。向無文字。言說處。窮究本來面目曰宗門事。比南都諸刹。從禪者

四五人耳。師垂老。臨暮悲心益切。雖最小沙彌。息惡行慈曰沙彌。七歲至十三名。驅烏沙彌。小兒出家。阿難不度。佛言能驅食上烏者聽度。一以慈眼

視之。遇之以禮。凡動靜威儀。行住坐臥。為四威儀。無不耳提面命。當面吩咐。又提其耳懇切教導也。循循善誘。次第見者人人

以為親己。然護法心深。不輕初學。初發心人不慢毀戒。破戒諸山僧多不律。不知遵守戒規凡有干犯法紀

者。師一聞之。不待求而往救。必懇當事。謂佛法付囑王臣。為外護。善知識能說法。示導良道。伴能挾持。輔助名為內護。王臣士庶能摧邪輔

正供給所需。以故名為外護也。惟在仰體佛心。辱僧即辱佛也。聞者莫不改容。必至釋然解脫。而後已。然竟罔聞。

於人者也。因無故聽者亦未嘗以多事為煩。煩厭久久皆知出於無緣。慈也。無緣慈即諸佛所行之慈。惠也。蓋諸佛之心不住有

為無為性中不住過去現在未來世中知諸緣不實顛倒虛妄故心無所緣蓋雖熾然行慈不見受慈者之為誰不見行慈者之有己并不知所行者之為慈惟知行所無事而已。了凡袁公未第時參師於

山中相對默坐三日夜。師示之以唯心立命之旨。一切唯心造公奉教事詳省身錄。由是師道日益

重。隆慶辛未予辭師北遊。師誠之曰古人行脚。行脚為禪僧徧參知識之事。祖庭事苑八曰：「行脚者謂遠離鄉曲行脚天下脫情捐累尋訪師友求法證悟也。所以學

無常師徧歷為尚。單為求明己躬下事。即參究自家本來面目。找出自性天真佛。爾當思他日將何以見父母師友。慎毋虛費草鞋

錢也。先達云踏破草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予涕泣禮別。壬申春嘉禾。縣名屬湖南衡陽道。浙江嘉興縣亦名此。吏部尚書。吏部為舊官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文職銓敍

階黜陟之政。清宣統時始廢。以其職掌併入內閣。默泉吳公刑部尚書。刑部亦為舊官制六部之一。掌刑法獄訟之事。清光緒時改官制。更名法部。即今之司法部。且泉鄭公平湖

縣名浙江。舊官制官名為九卿之一。掌輿馬及畜牧。嘉興府屬太僕之事。清光緒同改革官制併入陸軍部。五臺陸公與弟雲臺同請師故山。諸公時時入室

問道。每見必炷香請益。執弟子禮。達觀可禪師常同尚書平泉陸公中書。舊官制掌宮禁中書記並掌機密。清宣統時改內閣

官制中書始廢。思菴徐公謁。參見也。師叩。問也。華嚴宗旨。師為發揮四法界圓融之妙。四法界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無礙法界四事

事無礙法界。清涼新經疏云。統唯一真法界。謂總該萬有。即是一心。然心融萬有。便成四種法界。一事法界。界是分義。一差別有分齊。故二理法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三理事無礙法界。具性分義。性分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一切分

齊。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也。皆歎未曾有。師尋常示人。特揭唯心淨土法門。生平任緣未嘗樹立門庭。諸山

但有禪講道場。必請坐方丈。至則舉揚百丈規矩。百丈規矩乃禪門之模範。僧人之典型。凡所作為皆有規矩。係唐百丈山懷海禪師所立。故其書名為百丈清規。善

知織振興佛法。先須由此而始。務明先德。古有德之人也。典型也。規範也。不少也。少稍也。假借便居恆安。重寡言。出語如空谷音。暢。

定力攝持住山清修四十餘年。如一日。脅身左右兩不至席坐也。終身禮誦未嘗輟。至誠無開一夕當

江南禪道草昧之時。風氣初開出入多口之地。始終無議之者。其操行可知。己師居鄉三載。所蒙化

者以千萬計。一夜四鄉之人見師。菴中大火發。及天明趨視。速往探望師已寂然而逝矣。萬歷三年

乙亥正月初五日也。師生於弘治庚申。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雜染以後所歷春秋弟子真印等茶毗。火化

葬於寺右。予自離師。徧歷諸方。所參知識。有道者通稱未見操履平實真慈安詳之若師者。每一興

想。師之音聲色相。昭然心目。以感法乳。佛法養慧命故曰法乳之深。故至老而不能忘也。師之發跡入道。因

緣。蓋常親蒙開示。第末後一著。歸宗處未知所歸。前丁巳歲東遊。赴沈定凡居士齋。禮師塔於棲

眞。乃募建塔亭。置供贍田。以備永久供養少盡一念。見了凡先生銘未悉。未詳盡也乃概述見聞行履爲之

傳。以示來者。師爲中興禪道之祖。惜機語。逗機法語失錄。無以發揚祕妙耳。

附註 憨山大師法名德清。明高僧。安徽全椒蔡氏子。年十二。祝髮於金陵古長干寺。長入五臺山。一名清涼山。潛修密證。後於牢山曹溪。大宏法化。所著楞嚴楞伽等註。數十種。唯夢遊全集五十五卷。性相通說一卷。莊子內篇註。

四卷入周安士先生曰。立命之說。發於孟子。而能身體力行。歷歷有驗者。則了凡先生一

人而已。然了凡先生之得以改弦易轍。深信不疑。行之勇決者。又在雲谷禪師一人。誰謂

空門中

破常見有見參究我空法空有爲空無爲空等空相之法門也

必不能發明孔孟之淵微乎。

淵微精深之義

世俗見人力行善事。

便從而譏之曰。作善須無心。若一執著。便生望報之想。此種議論。未嘗不高明。然而阻人勇往之志多矣。農夫終歲勤動。而曰爾無望收穫。士子十年辛苦。而曰汝勿想功名。彼能欣然從之乎。

重刻了凡四訓跋

袁了凡先生誠子文四篇。乃奉行感應篇功過格之骨髓。其首曰立命之學。蓋數雖前定。命可轉移。勉人奮發。毋甘暴棄。不受善言曰自暴。不能自爲曰自棄。故首之以立命。先開其端緒。凡人之不肯遷善。回心向善。

者。皆自以爲無過也。夫不止惡而行善。如注水於漏器。但見其損。不見其增。遂以爲無效者。乃自誤也。故先曰諸惡莫作。次曰衆善奉行。若諸惡仍作。衆善奉行。則剛。剛。扯。直。若諸惡仍作。數善略行。則自然見禍不見福矣。故其二曰改過之法。夫改過。乃立命之下手第一著工夫也。世人未嘗無起信行善者。而往往局拘於常見。不合古人者多。故其三曰積善之方。積善一篇。論

行善有真假。端曲陰陽是非。偏正半滿大小難易之辨。可謂推闡盡致矣。闡昌善切層層。開示更無剩義。故積善篇。乃立命之正軌也。猶言必由之路也。夫初學行善。如貧子驟穿華服。不免有驕矜之意。驕自滿意。矜誇張意。貢高我

慢。

倨傲無禮

薄視一切。錙銖天下。

錙銖輕微也。六銖曰錙。合二十四銖成一兩。錙銖天下猶言目空一世也。

滿招損謙受益。故終之以謙德之效。

夫謙虛則為善。惟日不足。故謙德篇乃立命之克保有終也。文雖四大段。其實一篇也。從前善

本如慈谿。

縣名屬浙江寧波府

葉思敬之省心集。東魯

東山三槐堂

王氏重刊陰隲文注證。卷末附梓文。皆全刊

四訓。逮

及後坊

刻善書。不達

不明白也

立言本旨。

本意也

專刻立命一篇。又復刪節其原文。貽

後學。非淺鮮也。

少也

公此文如精金玉。為明代鉅文。非僅泛常

通

勸世文可比。茲敬重錄付梓。

附錄俞淨意公遇竈神記。因是篇。攻治意惡。抉出世人通病處。詳四訓之所未詳。同為有功於

人心。世道曠古希有之至文。故是篇緊接四訓之後。次附彭二林先生所撰之了凡居士傳。又

次附憨山大師所撰之雲谷禪師傳。並加以不厭求詳之注釋。更於一切警策處。綴以圈點。為

海內外閱者作快讀之一助焉。

擬寒山詩

(三)

梅村

富人懶布施。吝財生煩惱。貧人喜布施。無財生煩惱。煩惱雖然同。其如異果報。貧者得生天。富者墮惡道。

息消看機天識欲 機天屬失得事人

約預 驗實宅二 再版 增廣

(產遺金千得勝書一此得)

人人必備之常識

救貧治病之根本辦法

人事得失，全屬天機，驗之各地，百不失一，其法始於晉郭璞之青囊經，其訣古今來口口相傳，均以天機不可洩漏爲戒，致真傳烟沒，僞法充斥，遂使當世人士，目堪輿爲迷信之學，猶因噎廢食，良可嘆也。本書完全爲近時各地實事，無一篇理想虛文，無一句欺人之言，古今來口口相傳之秘訣，無不盡情露佈，辭句淺顯，人盡了解，內容陽宅二卷，陰宅五卷，法術一卷，較初版增經驗材料十成之二，并增沈懋民先生評論種種看宅秘法，詳細言明，爲他書從未言過，分訂二厚冊，裝訂古雅，印刷精良，洵爲家家必備之至寶，書內附方便券一紙，凡購書諸君，於辦事之房屋，自己之住宅，先人之墳墓，欲求佈置，或補救者，憑券不取分文，機會難逢，幸勿交臂失之。

定價每部實價五元，預約三元五角，郵寄費，外埠加二角，國外加一元。

預約期，自民國廿八年十一月一日起，至廿九年四月底止，五月一日出書。

預約處，本埠南京路英華街西，三六食品公司，外埠函寄上海西藏路安宜村廿九號，三樂農產社。